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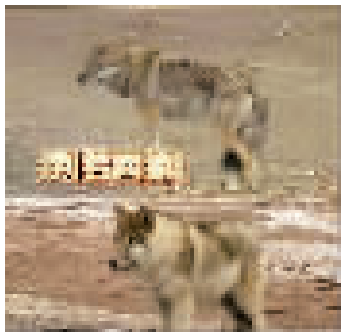


兄弟轮流背母亲去医院

近日,重庆彭水,89岁母亲生病不肯去医院,而且坐车晕车,因家里距离医院有二十几分钟路程,于是58岁的陈川和55岁的弟弟陈立决定用背篋将母亲背去医院。背母亲去医院的路上,兄弟俩交替“换班”,这一幕恰好被人拍下(上图),发布在了短视频平台上,引来了广大网友的称赞。拍摄视频的市民说:“当时觉得非常感动,百善孝为先,希望全天下老人都能老有所依。”

“小时候,妈妈也都是这样背着我们。”陈立说,大哥去世得早,从去年开始,因为母亲的病情原因,自己便没有再外出打工,而是选择留在老家开了个小饭店,方便照顾老人。陈立的父亲身体还比较硬朗,平日里是父亲照顾得多一些。如果碰到两个儿子都不在家的话,母亲需要去医院了,便是由儿媳们在背。“孝敬老人是我们每个人‘小小的职责’。”小儿媳张清容说,“父母养我们长大,我们便养他们到老,这是应该的。”

(摘自《重庆晨报》)



野狼被投喂变胖成网红

近日,青海可可西里的一头野狼因经常被过往游客和司机投喂,已经“判若两狼”,不但体形变得滚圆,还会向过往车辆摇尾巴、露肚皮撒娇讨食。随后,这头“被投喂成网红”的野狼迅速走红。有网友调侃这头狼已经“不想努力了”……也有网友表示担心:随意投喂可能好心办坏事。

针对人为投喂野狼一事,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戴强持否定态度。他表示,投喂野生动物一方面可能给自身带来风险;另一方面,随意干预野生动物生存法则是不可取的。狼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,应该对它进行保护,但不建议过多救助。而且,此类行为还可能引发动物的依赖性,产生不良后果。

(摘自《成都商报》)



热播剧丑化婆婆形象“70后”叫屈

近期,随着《好事成双》《田耕纪》等剧的热播,“恶婆婆”形象又出现在公众视野中。在《好事成双》中,林双的婆婆无理取闹,不论对什么样的儿媳都是“无差别刁难”;《田耕纪》中的奶奶偏心跋扈、唯利是图。这两部作品,都是婆婆只做错事,儿媳永远正确。“70后”婆婆周珊(化名)忍不住叫屈:“天底下的婆婆真的就都那么邪恶吗?婆婆为什么会妖魔化?”

讲述:在儿媳眼里她心理阴暗

周珊说,自己是一名“70后”婆婆,还没来得及收拾自己的青春,却已经在婆婆这个角色中行走4年。“我虽然不是最好的婆婆,但自认也算得上开明、勤劳和率先垂范。”周珊说,之前她总以为,儿媳出自书香门第,又受过高等教育,只要自己能做好婆婆的本分,一定能

处理好婆媳关系,然而事与愿违。“在儿媳看来,做婆婆的就应该无条件地让着她,就应该一直默默无闻地做她的老妈子,她回到家里就可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,而且我还不能生病,不能有情绪,更不能去说她有任何不对。”婆婆俩因此有了矛盾。

“为了家庭的稳定大局,我一直都选择忍让,在外人面前没有说过她一句坏话。然而,她却说我当面一套背后一套,指责我心理阴暗,还告诉我儿子,说我是因为理亏,才会对她好。”周珊说起这些很生气。

不平:恶婆婆有也是极少数

更让周珊伤心的是,儿媳还在她的家人朋友和闺蜜同事面前大肆渲染,在微信朋友圈中选择性歪曲事实,对周珊进行侮辱和人格丑化,“那些人还都信以为真,认为我这个婆

婆就是十恶不赦!我真的是无比痛心啊!”

痛定思痛,周珊认为,像这样的儿媳,在我们身边非常普遍,背后真正的元凶,还是我们的社会舆论环境,“在很多地方,已经把婆婆这个角色给彻底妖魔化了。”

“在太多世人的眼里,婆婆有事没事就喜欢在家里作妖,喜欢过度干涉年轻人的生活,喜欢挑拨年轻人的夫妻感情,对儿媳只有要求没有义务,并且各种变态地打探儿媳的隐私……试问,天底下的婆婆真的就都那么邪恶吗?”周珊表示,“这些情况即使存在,但绝非主流,甚至只是极少数。”

呼吁:对婆婆多点宽容和理解

那么,为什么婆婆会被大家“一致”妖魔化呢?周珊分析,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,社会舆论和不良自媒体一直在误导

大家,夸大地认为婆婆和儿媳是天敌,使得很多儿媳从进入角色开始就自带防备,把婆婆想得太过坏,全然失去了自己的主观感受与判断能力。

“夸大婆媳关系的仇恨,会对婆婆更加不利。”周珊表示,婆婆这个年代的人,往往并不擅长于网络,她们大多只够条件去浏览和阅读一些别人发布的内容,但实际上却非常缺乏主动发声的能力,“这就导致网上关于婆媳关系的吐槽和评判,往往只代表了儿媳一方的声音,婆婆却只能哑巴吃黄连,久而久之,便会形成群体性的角色形象。”

周珊呼吁:“可怜天下父母心!婆婆也是希望能够得到温暖和理解的女人,她们绝大多数不求感恩,只求家和万事兴。希望我们这个社会,能够对婆婆尽量多点宽容和理解!”

(摘自《中国妇女报》)

姐姐状告弟弟:“平摊父亲住院费”法官明确告知:姐姐无权这样要求

近日,榆中法院依法审理了一起特殊的追偿权纠纷案件,姐姐状告弟弟,要求平摊父亲住院期间的医药费。案件经法官审理后驳回姐姐的诉求,法官说,子女对父母尽赡养义务并非表现为单一的物质金钱形式,姐姐出钱时,弟弟也在床前照料父亲,姐姐无权要求平分医药费。

原告张甲与被告张乙、王乙系姐弟和姐弟媳关系。2022年,原、被告父亲生病住院,共

计花费医药费2.84万元,该笔费用由原告支付。老人在住院期间生活不能自理,卧床三个月,一直由被告张乙、王乙夫妇二人陪护照料。父亲出院后,原告张甲向法院递交诉状称,父亲住院期间花费的2.84万元应由子女共同承担,要求法院判令弟弟、弟媳承担一半费用。

法院经审理后认为,子女对父母尽赡养义务并非表现为单一的物质金钱形式,还表现为生活上的照料,生病期间的

陪护等。每个子女的赡养能力不一样,尽赡养义务的方式也可以不同,子女在自愿的情况下可以选择支付比其他子女更多的医疗费用,也可以选择给予父母生活上的照顾等。本案中,姐弟之间并未对老人医药费用的支出进行约定,且被告二人在老人生病期间尽了全部照料陪护义务,故原告无权向被告进行追偿,遂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。

许沛洁(摘自《兰州日报》)

网购“救命药”竟是假药

安宫牛黄丸,对中风、脑血栓等急症有较好的疗效,被一些患者称作“救命药”,然而一些犯罪团伙却打起了它的主意。前不久,吉林白山警方打掉了一个专门制售假安宫牛黄丸的团伙。

2023年2月,吉林省白山市长白县警方接到居民潘先生的报案,潘先生称,他在网上买了一些安宫牛黄丸,但感觉像假药。为查清来源,警方根据潘先生购假药网店的进货

渠道逐层向上展开调查,最终发现,这些假药的进货来源指向了江苏苏州的李某。作为整个销售链条中的最高层级,李某已构建了一个遍及全国20多个省份的非法销售网络。警方还发现,李某发往全国各地的假安宫牛黄丸数量巨大,但他并没有生产制造这些假药的能力。

通过进一步侦查,警方确认假药生产点在河北安国。最终,警方统一收网,共抓获涉案

犯罪嫌疑人26人,端掉制假工厂、仓库等窝点18处,现场收缴假药成品、半成品50余万盒,涉案金额高达1.2亿余元。据犯罪嫌疑人交代,假药生产第一道工序是用电饭锅熬制廉价中药粉,熬制好后加入蜂蜜进行配比,等凝固后用木板搓成“小药丸”。这种假安宫牛黄丸每粒成本不足一元,而卖到患者手中时,其价格会翻上几十倍甚至上百倍。

(摘自《重庆晨报》)

义务为居民修家电20多年

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铁山街道矿山路社区的董宏才今年79岁。退休后,他发挥自己的特长,为辖区居民提供免费电器维修服务,被大家亲切地称为“社区里的义务维修工”。

“退休前,我在大冶铁矿负责维修电力机车,业余爱好就是摆弄、折腾各种小家电。”退休后,董宏才的业余爱好成了“主业”。因为维修技术好且不收钱,周边居民时不时上门找董宏才帮忙。就这样,董宏才的小居室渐渐成了远近闻名的“义务维修店”。2013年前后,为了更方便服务居民,在社区的关心下,以他名字命名的“董宏才红色工作室”挂牌成立。

20多年来,董宏才为辖区居民提供免费电力电器维修服务3万小时,惠及1.5万人次。董宏才也因此获得了诸多荣誉,先后荣获2018年度铁山区最美志愿者、2018年第二季度“黄石楷模”(好人)、2022年度开发区·铁山区优秀志愿者等荣誉称号。

吕莹莹(摘自湖北日报网)

离婚后打官司寻求对宠物狗探视权

哥伦比亚波哥大的亚德尔·卡斯塔诺和玛丽亚·布斯塔曼特,2021年1月离婚,但在离婚资产清算协议中,卡斯塔诺视之为“女儿”的宠物狗西蒙娜未被提及。

离婚后,卡斯塔诺坚持前往女方住所探望宠物狗引发女

方不满。卡斯塔诺一气之下,今年6月将女方告到法院,声称自己与布斯塔曼特的婚姻虽已终结,但西蒙娜是他家庭核心的一部分,他依然对其情真意切。

法官们很为难:此案该由家庭法院受理,还是该由巡回

法院受理?

波哥大高等法院的法官们认为,当今社会,人们普遍将宠物视为有情感的家庭成员,因此多物种家庭需要受到保护,既然原告认为西蒙娜是他的“女儿”,家庭法院理应承担此案。

波哥大高等法院还援引巴

西一家法院2022年7月的一份判决:巴西一对夫妇离婚后,为照顾宠物狗的费用产生争议,法院裁定费用由双方分担。

波哥大第三家庭法院近日裁决,男方探视西蒙娜的要求必须得到满足。

(摘自《都市快报》)